

BC Society for Educating Girls of Rural China (EGRC)

— 2010年8月中国甘肃之行

在9月份新学年开始之际，包括39名新生在内的174名同学得到资助
EGRC 管理成本占2009-2010所筹资金的4%

秋季简报，

October 2010

与学生们的会面和资助情况

自2005年以来，我们已经资助了250名女大学生，其中有76名分别于2009和2010年毕业。在这些已毕业学生中，有10名在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，她们各自就读于法学、英语、采矿业、农业、哲学、自然地理、生物化学和医学等专业；其中有8名学生享受全额奖学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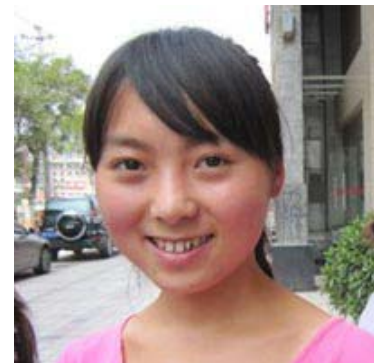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，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，找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至2010年8月，2009年毕业的26名同学中有2个还没有就业；2010年毕业的学生中大约80%顺利就业。

在2009和2010年找到工作的所有学生中，50%的人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从事工业领域工作；20%的人在自己家乡或附近的城镇从事教育工作；15%的人进入甘肃政府机关；剩下的一部分人进入各色行业、有金融业、制药工业、旅游业、房地产业和记者。

这次走访中，让我又惊又喜的是有两位毕业生已经在今年年初结婚了。我见到了她们的丈夫并送上了我真挚的祝福。

8月份的甘肃之行是我2005年以来第九次踏上那片土地，我见了将近200名学生包括一些毕业生，95%的在读生和39名新生。174名学生在新学年得到了我们的资助。我走访了几位受助新生的家庭，分别在陇西、兰州、安定和榆中与学生们见面。会面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个人和分组交谈，学生们显示了成绩单，和每个受资助的学生签定新学年的合同。

在这12天的走访中有欢笑，也有泪水，而更多的是感动。我女儿Kate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次使命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陪我去中国，我和她又一次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

家访新生

走访新生家庭是选择资助对象过程的重要环节。这不仅是在去调查家庭的贫困状况，同时让新生和她们的家人了解 EGRC 是怎样的一个组织。

从 09 年开始，EGRC 的高年级同学担任了家访工作。通常情况下，两位同学走访 12 到 15 个家庭需要一周时间。她们用尽了各种可行的交通工具，但大部分走访还要靠步行。有时候她们走访一个家庭需要翻越几座山，花一天时间。

这次我走访了两个家庭，这两个女孩子都是村里和家里唯一走出乡村的女大学生。

马文晶（回族）被中国西南民族大学录取。她家里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榆中县的这个穆斯林山村。当她的奶奶听说我们来自加拿大，这些加拿大人会帮她孙女完成学业时，流下了感激的泪水。老人告诉我们，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，她独自一人拉扯大了所有孩子。她的孩子没有一个上过学。马文晶是家里，也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牛惠英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，没有任何经济收入。她的妈妈靠种地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。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她上学的费用。我们的资助不仅给了她上学的经济保证，同时也减轻了整个家庭的负担。

女孩们的故事……

2010 年 8 月 12 日上午，我在陇西会见了一组学生，她们已经完成了三年的学业，将于 2011 年夏天毕业。在小组讨论期间，大家都非常激动，因为明年八月她们中的一些将会工作，不能再回家乡看我，她们之间也不能见面。她们都为 EGRC 使她们圆了大学梦而表示感谢。我想与大家分享三个女孩的故事。

王雪燕为我们弹奏了古筝。她就读于兰州城市学院，主修音乐教育。两年来她自费学习古筝，在学习学校课程之外，她每天练习 6 个小时。她用一年半的时间达到了别人学习四、五年才能达到的弹奏水平。她讲到了在农村成长的经历，因为是女性，她不得不做出牺牲和妥协，也常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

2011 年毕业后，她的梦想是在自己的家乡陇西开办一个音乐工作室。她说农村的孩子从来都没机会学习演奏乐器，因为买不起乐器，也没有教师资源。她未来的工作室将提供器乐课程，也将对那些喜爱演奏乐器的贫困孩子提供免费的指导。此计划已经得到了她的老师们的支持。



莫燕 就读于兰州大学，主修生物医学。她已经以全额奖学金被两所最著名的大学——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硕士招生录取。她的梦想是将来来加拿大读博士。她谈到四年以来由于 EGRC 的受助，使她能够完成学业并取得了所有成就。今后她想成为 EGRC 的捐助者，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学生。



黄莉莉 就读于长安大学，主修交通运输。她说：

“我从未像正常大学生一样生活过，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每一学期我至少要做两或三种不同的兼职。周末和假期我都得工作”。
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三年前那次可怕的事，它永久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、我的家庭。我的父亲从脖子以下瘫痪，为了活着，他每年都要做几个不同的手术。我的母亲也在同一起事故中受伤，由于巨大的压力，她的头发全都脱掉了，她只有 42 岁！我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”。

“如果没有 EGRC 给我的钱，没有田阿姨的鼓励，我绝不敢梦想着能完成我的大学学习。我不是我们班的第一名，但我属于前几名。我可以继续研究生深造，但我必须先找到工作赚钱。一旦我开始赚钱，我就要带我的父亲去看最好的医生，我将会供我的弟弟妹妹上学”。

“EGRC 在我最困难，生命最黑暗的时候带给了我希望和光明。我和我的父母都非常感激我们所受到的帮助。”



回报

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一些受资助的女孩们表示了一旦开始工作就捐钱给 EGRC 作为“回报”的愿望。但我知道，她们中的许多人都贷了款，她们的家里也欠着债务；还有，她们的家里大多都有年幼的弟妹需要帮助。我很为这种想法感动，但我不鼓励她们一毕业就捐钱。

在我们的沟通中，我告诉她们回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在她们的周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一个开始，并不一定是要以捐钱的方式。女孩们接受了建议，并以热情和行动回复了我。做新生的家里家访工作和暑期支教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。

七月份，四个受资助的女生在一个村里组织了两周支教，取得了惊人的成果！有 63 名 8 岁至 13 岁的孩子参加。她们给孩子们组织了包括阅读、讲故事、唱歌、游戏等活动，并辅导孩子们完成学校的暑期作业。这些支教者带给那些孩子最有意义的信息就是：

“学习中可以得到乐趣，上学是美好的一件事！”

这个主意是王婷——一个西北师范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出的，她在 EGRC 的博客上写了一个故事：

一个记者去农村采访，路上碰到一个在山上放羊的的小男孩。记者问这个男孩：

“你为什么在放羊，而不去上学？”

小男孩回答说：“为了挣钱。”

“你赚钱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娶媳妇”

“娶媳妇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生孩子”

“为什么要生孩子呢？”

“让孩子放羊。”

这是在许多偏远农村的现实。王婷说：“我们必须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教育的重要性”。第一次支教活动就是这样诞生的，明年夏天将会有更多的支教活动。

最后我要向大家宣布的是：

EGRC 在 2009 至 2010 年度的行政总支出是一年筹集资金的 4%。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使支出达到最少，把更多的捐款用到学生身上。

在我从事这个事业的六年中，我常常被这群受资助的女孩们的吃苦精神，克服困难的决心，勇气和能力，以及她们取得的成绩所感动，所鼓舞。

我以一句诚挚的“谢谢”来结束我的报告。

我谨代表全体受资助的女孩和 EGRC 董事会向您说声：“谢谢”！感谢您的信任和慷慨的支持。

请随时与我联系，并给我您的反馈。

田青青

EGRC 创始人

2010 年 10 月

